

思想研究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理性主义赛来菲耶思想研究

蔡伟良

摘 要: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在近现代伊斯兰思想发展史上地位卓著,他倡导回归《古兰经》,又反对“创制之门关闭说”,体现了其理性主义的宗教观。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竭力呼吁构建“伊斯兰联盟”,以强健伊斯兰民族的肌体,并以此为基础抗击西方殖民主义入侵。因此,他被后人誉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反对西方殖民入侵的勇士”。无论是他的理性主义赛来菲耶思想,还是他积极的政治改良主张,在伊斯兰世界所产生的影响都不容低估。

关键词: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理性主义; 赛来菲耶; 宗教改革; 伊斯兰联盟构想

作者简介: 蔡伟良,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 200083)。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0)05-0049-06

中图分类号: B920

文献标识码: A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以下简称阿富汗尼)是近代伊斯兰思想史上的杰出代表,他代表了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而这一新时期的标志就是理性主义的赛来菲耶思潮。阿富汗尼在近代伊斯兰思想发展史上地位卓著,有人视其为“东方的唤醒者”、“东方革命的发起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先驱”等。因此,他的思想对伊斯兰思想在近现代的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不可低估。

一、阿富汗尼生活的时代背景

以阿富汗尼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赛来菲耶思潮产生于公元19世纪下半叶。这一时期从整个世界格局来看,以欧洲为核心的西方世界经历了划时代意义的工业革命,以工业机器为代表的现代化进程已在欧洲各地迅速推进。与此同时,自1798年法国拿破仑入侵埃及始,西方文化东渐的大门已经被打开。1801年穆罕默德·阿里家族从控制埃及海港要塞——亚历山大始,至1810年成为整个埃及的统领。虽然从政权归属上来看,穆罕默德·阿里统治下的埃及仍属伊斯坦布尔奥斯曼苏丹政权管辖,但实际上,埃及地区却享有很大的自主权,埃及的独立已成为事实。除此之外,穆罕默德·阿里于1816年向欧洲派出首批留学生,这一行动说明,埃及已经从主观上认识到了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有值得东方人借鉴的先进成分,西方现代文明将有助于埃及乃至整个伊斯兰地区的复兴和崛起。埃及作为当时拥有相对独立权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作好了接受西方文明的准备。也正是这一原因,埃及才有可能成为那一时期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复兴的策源地。

在埃及有了文化复兴萌动意识的同时,由伊斯坦布尔奥斯曼政权统治的其他伊斯兰地区,则依然处于“黑暗”之中。^{[1]88}19世纪下半叶,伊斯坦布尔奥斯曼政权已是四面楚歌,昔日暴政终于酿成各地的“逆反”,奥斯曼政权对整个局势似乎已经失控,其政治体制实际上已经到了解体的边缘。政治上的不稳定致使经济萧条、文化发展缓慢、科学技术极度落后,曾经叱咤风云的奥斯曼帝国此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几乎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掠夺的对象。自

19世纪中叶起，欧洲的崛起和强大与伊斯兰世界的没落和衰败形成巨大反差。

在这样一种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背景下，伊斯兰世界如何绝地反击，已成为当时必须破解的难题，被后人誉为“伊斯兰世界第一位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勇士”^[216]的阿富汗尼就生活在那个时代。

二、阿富汗尼生平简述

阿富汗尼出生在阿富汗一个名叫艾斯阿德·艾巴德的偏远小镇。有史料记载，阿富汗尼8岁时就随父亲迁居伊朗。父亲是小学教师，阿富汗尼未上学前就在父亲的指导下学习阿拉伯语，他8岁上小学，10岁时就己能背诵《古兰经》，并对宗教知识颇感兴趣。1849年，11岁的阿富汗尼来到伊拉克的纳杰夫求学，系统学习包括圣训、经注学、教义学、数学、医学在内的宗教、人文知识。四年后，由于阿富汗尼不满足于纳杰夫的学术氛围，决定去印度留学。在印度的一年半时间里，他以学习欧洲现代知识（如数学等）为主。此后，他又回到阿富汗的喀布尔，亲身参与喀布尔的各种政治活动，并在国王穆罕默德·汗手下任职。穆罕默德·汗死后，诸王子为争夺王位而不和，乃至自相残杀，阿富汗尼支持的亲王艾阿扎姆不敌其他亲王，只能出走伊朗避难。艾阿扎姆的败北，使阿富汗尼处境堪忧，无奈之中也只能再次移居印度。然而，由于阿富汗尼的能量和他的影响力，他的到来使印度当局深感不安，为此，印当局对他采取了类似“软禁”的特别措施，阿富汗尼的行动受到严密监控和限制。于是，阿富汗尼不得不离开印度，转至埃及的苏伊士城。这是阿富汗尼的第一次埃及之行，时年31岁。在埃及他受到爱资哈尔大学的欢迎。虽然他此次埃及之行只有40天，但在此期间，他在爱大进行了几场演讲，影响力不同凡响。在埃及短暂停留后，阿富汗尼又来到了伊斯坦布尔，受到了奥斯曼素丹阿卜杜·阿齐兹·迈哈姆德及其他高官的热情欢迎。他在伊斯坦布尔居住的2年间，学会了土耳其语并积极投身于各种政治活动，形成一定影响，遂引起奥斯曼当局的不满，下令将他驱逐出境。1871年3月，阿富汗尼离开伊斯坦布尔，再次回到埃及，并在埃及长住达8年半之久。这8年是阿富汗尼学术、政治生活中最为成功的阶段。此后，他又经历了多次奔波，再次浪迹印度，随后又去欧洲游学，先后造访巴黎、伦敦、慕尼黑、莫斯科等城市。

1892年伊斯坦布尔奥斯曼素丹阿卜杜·哈密德向阿富汗尼发出邀请，希望他能协助当局共同谋划构建“伊斯兰联盟”大业。阿富汗尼接受邀请，他认为，整个东方所面临的巨大威胁是来自西方的殖民主义入侵，奥斯曼素丹如能领衔举旗团结各方力量，遏制西方入侵才有可能成为事实。因此，阿富汗尼对此次伊斯坦布尔之行满怀希望。出于对构建“伊斯兰联盟”的巨大热情，他大力支持阿卜杜·哈密德素丹，奔走于各地，极力呼吁支持构建“伊斯兰联盟”。然而，奥斯曼当局虽然打出了建立“伊斯兰联盟”的旗号，并邀请阿富汗尼参与，但其真正目的并非建立“伊斯兰联盟”，而是投阿富汗尼所好，拉拢他，借助他在伊斯兰世界的威望，为日趋衰败的奥斯曼素丹政权注入一针强心剂。与此同时，让阿富汗尼入驻伊斯坦布尔，可以近距离对其予以监控。当阿富汗尼终于明白奥斯曼素丹当局的阴谋后，对自己支持阿卜杜·哈密德的言行深感懊悔。此后，阿富汗尼与素丹当局的关系一度恶化，尤其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两年，他疾病缠身，加上素丹当局中止了对他的一切经济资助。就这样，阿富汗尼含愤离世，终年59岁。

阿富汗尼一生历经坎坷，世人对他的评价也各执一词。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他是现代伊斯兰思想史上的杰出代表，因为他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三、阿富汗尼思想评述

阿富汗尼是19世纪后半叶伊斯兰运动的领袖。从18世纪开始，在伊斯兰教内部以改革为目

的的各种运动、思潮时有出现,较有规模的运动有18世纪阿卜杜·瓦哈卜在阿拉伯半岛掀起的瓦哈比运动,19世纪上半叶由迈哈姆德·赛努西在北非掀起的赛努西运动等。虽然同属伊斯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但阿富汗尼的宗教改革运动的视野远比瓦哈比运动和赛努西运动更为宽泛,对伊斯兰国家政治、宗教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明显。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的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大都带有所谓的“赛莱菲耶”^①色彩,但相比之下,阿富汗尼的赛莱菲耶更具理性成分,因此,以他为代表的这一思潮也被称为“理性主义赛莱菲耶思潮”。事实上,阿富汗尼不仅是一位宗教改革家,还是一位政治家,他所倡导的“伊斯兰联盟”构想集中体现了他的政治思想。

1. 阿富汗尼的赛莱菲耶与他的宗教改革思路

阿富汗尼在谈及自己的宗教派别时指出:“我是一个穆斯林,我不认为在所有的教派领袖中有谁胜过我,从而让我去追随他。在一些观点上可能与他们相同,但在很多方面我又与他们观点相异。”^[2]阿富汗尼对自己的宗教素养非常自信,在宗教信仰方面也有独特的见解。他反对伊斯兰教内部的教派纷争,认为“所谓教派的观点都是狭隘的”。有学者认为,阿富汗尼的教义倾向是超越派别的,是纯伊斯兰的。正因为阿富汗尼大声疾呼的宗教改革是超越教派的,他的宗教思想和改革理念才具有独特意义。阿富汗尼宗教思想的核心是:纯洁信仰,回归《古兰经》,超越导致分歧的所谓“经注”,摒弃逊尼派、什叶派之争,寻求宗教和科学的统一。他的这一核心思想可从两个层面来解读:一是所谓的纯洁信仰,回归《古兰经》,与前期的赛莱菲耶思想基本一致;二是所谓的超越分歧,摒弃教派之争,寻求宗教与科学的统一,可谓是阿富汗尼思想体系中的精华,它充满了理性精神,是他被称为“理性主义赛莱菲耶思潮”代表的原因所在。

如果说,历史上的伊斯兰改革家或穆斯林思想家可以被分为“左”、“中”、“右”^②三种类型的话,那么阿富汗尼属于第二类。阿富汗尼是伊斯兰教的卫道士,主张回归《古兰经》和坚持伊斯兰教基本原则,但他也是穆斯林中较早接触和亲身感受西方文化的少数开明人士之一,是西方文化的进步促成了他对伊斯兰教的反思。同时,强势西方的入侵更使他感到伊斯兰教的衰败和穆斯林的无能,因此,他的以理性主义赛莱菲耶为核心的宗教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以重振伊斯兰雄风,强健伊斯兰民族肌体,抵制西方入侵为目的的。其改革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坚持《古兰经》倡导的原则,反对在宗教问题上的标新立异,使穆斯林成为一股牢不可破的力量。他曾指出:“剔除了异端的真正的宗教教旨可以给民众以团结的力量,可以使民族重新聚合。”^{[2]80}他的这一观点,实际上就是“泛伊斯兰主义”的基础,即通过宗教改革实现伊斯兰民族的复兴。

阿富汗尼将自己所倡导的宗教改革运动称之为“回归《古兰经》运动”,他认为:“《古兰经》是活的,而不是僵死的……《古兰经》绝没有失效,你们都应回归《古兰经》,以《古兰经》来规范你们的言行”。“我们这次运动,其最为关注的问题就是,消除已根植于人们脑海中的对部分宗教教义、部分圣训的误解。因此,振兴《古兰经》,对《古兰经》予以正确的解读是必需的。”^{[2]80}

如何对《古兰经》予以正确的解读,这就引出了“创制”问题。阿富汗尼认为,理智和知识可以创造奇迹,能够解决人类碰到的所有难题。他反对僵化,倡导创制,并认为创制是必需的,只有创制才能再次让伊斯兰民族的生活充满活力和生机,时代的变迁、利益的不同都要求必要的创制,“安拉每一百年就会指派一人来更新你们的宗教。”^{[3]81}阿富汗尼坚决反对“创制之门关闭”说,他曾经质疑道:“前人们(他们本身并没有因为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人说了什么而不再言语)可以凭借他们的智慧进行引申而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知识的海洋里汲取营养,从而发表与他们所处

① 意为“循古”或“尊古”。可参阅蔡伟良:《赛莱菲耶思潮探微》,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08年第1期。

② 假借政治术语,“左”指伊斯兰教改革家中的保守主义分子,他们过分强调宗教原则,对西方文明不加区别,一概予以排斥;“中”指伊斯兰改革家中的温和派,也称中间分子,或中道主义者,他们主张在坚持宗教原则的同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汲取西方文明中的合理成分,尤其是现代科技知识,以寻求在坚持基本教义的前提下与西方文化的调和;“右”指伊斯兰改革家中的西化分子,他们倡导全面西化,主张参照西方模式对宗教与传统社会予以改革。

时代、与他们那一代人智慧相符的各种见解，我们怎能拘泥于这些人的言论，并停止不前？随着时代的更替，各种解说也应随之变化，怎么可以说创制之门已经关闭了呢？”^{[3]88}

从以上阿富汗尼的言论中可以发现，他不同于其他人的宗教观——超越教派意识的《古兰经》原则回归，和与时俱进的理性创制理念。从中亦可看到他的宗教改革路线图，即以赛莱菲耶为基本原则，以理性创制为改革手段，以伊斯兰复兴为最终目标。毫无疑问，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改革精神，以及他所倡导的理性创制，对再现伊斯兰教的活力和科学发展伊斯兰教都是颇具积极意义的。

2. 阿富汗尼的政治思想

阿富汗尼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构建伊斯兰联盟；二是倡导包括争取自由、反对奴役等在内的政治改良。

(1) 关于泛伊斯兰构想

泛伊斯兰主义是对阿富汗尼所倡导的建立“伊斯兰联盟”一词的延伸意译，阿语原意并不带有“主义”的含义。严格地说，泛伊斯兰思想并不是阿富汗尼的独创，18、19世纪的许多运动，诸如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运动、北非的赛努西运动以及苏丹的迈赫迪运动等都具有泛伊斯兰色彩或倾向，都呼吁伊斯兰大家庭的团结，但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指向更加明确，其影响也更加广泛和深刻。^[4]阿富汗尼最早提出建立“伊斯兰联盟”的想法，并在穆斯林群体中予以广泛宣传是在1857年，那年他只有18岁。此后他周游列国，但建立“伊斯兰联盟”的初衷一直没有改变，其理论也得到不断深化，后逐步成为泛伊斯兰主义的旗手。阿富汗尼提出的建立“伊斯兰联盟”的想法及其理论表现出的强烈针对性，即通过伊斯兰联盟抗击西方殖民主义入侵，都集中体现出阿富汗尼的反殖——尤其是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政治思想。阿富汗尼从18岁时提出建立伊斯兰联盟，到1884年他在巴黎创办《坚柄》周刊（该周刊仅存在18个月）时，历经27年，他对构建伊斯兰联盟的理论研究已经非常成熟。他在《坚柄》上发表了25篇文章。在为该周刊撰写的创刊词中，他曾指出：“埃及沦陷，所有穆斯林都为之心绪牵动，整个乌玛^①都在为之流血。穆斯林有这样的感受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宗教的纽带远胜于国籍、语言的纽带。”^{[2]76}他虽没有使用“伊斯兰联盟”之类的话语，但面对埃及被占领，他所作出的这一反应——强化乌玛精神，通过乌玛精神唤起全体穆斯林的斗志，以宗教纽带结成伊斯兰统一战线，抵制西方入侵，却带有明显的泛伊斯兰色彩。

阿富汗尼为倡导建立伊斯兰联盟几乎耗尽了毕生心血，他的泛伊斯兰倾向代表了面对西方殖民入侵时期伊斯兰世界内部的一种本能反应。他认为，面对西方强势入侵，作为国家的单体力量是不足以形成有效抵抗的，而只有将所有的伊斯兰国家团结在一面旗帜——《古兰经》之下，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有可能战胜殖民入侵，并实现整个伊斯兰民族的振兴。为了使构建伊斯兰联盟的想法得到更广泛的支持，阿富汗尼作出极大的努力。他从《古兰经》中寻求经典支撑，从《古兰经》的17个章节中找出17段经文，从强化穆斯林团结、伊斯兰联合角度对这些经文予以重新解读，并陆续刊登在《坚柄》周刊上。

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呼唤，曾经得到奥斯曼当局阿卜杜·哈米德素丹的支持。阿卜杜·哈米德素丹认为，阿富汗尼号召伊斯兰民族联合，正好可为已陷入四面楚歌的奥斯曼政权解围，而且，凭借阿富汗尼在穆斯林心目中的威望，只要得到他的支持，奥斯曼素丹或许可以安渡难关。为此，阿卜杜·哈米德向阿富汗尼发出了邀请。阿富汗尼认为，通过建立泛伊斯兰统一战线，以实现伊斯兰的全面振兴，必须得到各国行政当局的支持。出于此种考虑，阿富汗尼欣然接受了邀请，并对此行满怀信心，他甚至当面向阿卜杜·哈米德表示支持奥斯曼素丹政权，他说：“东方各伊斯兰王国不仅无法抵制欧洲人的入侵，无法遏制欧洲人欲分裂、肢解伊斯兰王国的企图，乃至逐个将这些王国吞食。伊斯兰王国只有觉醒并加盟于最伟大的哈里发旗帜之下，才可

^① 阿拉伯语 الأمة 一词的音译，原意指民族，现指伊斯兰宗教共同体。

改变这一颓势。”^{[2]171}可见，阿富汗尼对阿卜杜·哈密德素丹一片忠心，他所设计的反殖政治路线图——建立以奥斯曼哈里发政权为中心的伊斯兰联合体，其目的在于以集体的力量抵抗西方殖民入侵。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大学者，最后竟与颇受诟病的“腐朽政权”——奥斯曼素丹合作，正是阿富汗尼一生中的最大败笔，也是导致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宗教改革未能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连他最得意的弟子穆罕默德·阿卜杜也不无遗憾地说：“除了在埃及，阿富汗尼几乎没干过实事。”^{[2]187}

(2) 关于政治改良

阿富汗尼被视为东方国家最早提出“争取自由”口号的先驱之一。有学者在分析了阿富汗尼诸多相关言论后认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争取自由”的思想颇为明显，而且对如何实现自由，也认为，东方国家振兴的基础是：摆脱外来侵略；摆脱暴虐统治；实现相对统一和相互间的合作。

阿富汗尼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争取自由”，并撰文公开谴责暴政，支持议会制度，如他于1878年秋天在《埃及》报上发表署名文章中指出：“现在的东方因为落后而被外国势力肢解。东方之所以落后，两大主要原因是，一为宗派主义，二为专制独裁。宗派主义就是对宗教的滥用和曲解，是对宗教原则的偏离；而专制则体现在独裁统治上。”^{[2]63}阿富汗尼甚至认为，“无论是埃及，还是其他东方国家，唯有当安拉为其指派了一个强势公正之人，并以人民的名义实施统治时，才得以生存……”^{[2]63}他所谓的以人民的名义实施统治，就是有民众参与其间的正确的宪法统治。

此外，阿富汗尼还对政权执掌人提出了必须履行的职责，他认为，统治者以民族的名义实施统治，他的权利是民众赋予的，因此，他必须忠诚履职，以基本法——宪法为执政原则。阿富汗尼曾十分形象地描述执政者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他说，只要执政者忠诚地维护好宪法的尊严，那么他就可以保住自己头上的王冠；同样，如果他违背了宪法，那么其结局就是：头在王冠免，或头落王冠在。显然，阿富汗尼在政治体制、国家权力机构构建等方面的态度是十分鲜明的，即在强调争取自由的基础上，呼吁实现立宪，倡导通过议会制、协商制来实现有民众参与的统治。

阿富汗尼不仅如此呼吁，而且还落实在行动上，如1879年当陶菲格·本·易司马仪上任埃及总督时，阿富汗尼就向其进言，劝其尽快让民众参与执政，他说：“您如能接受此进言，并尽快让民众通过协商途径参与国家的统治，那么您就应命令他们选出民众的代表，制定法律，并以您的名义、您的意旨予以贯彻，如此，您就可以永葆王位，长治久安。”^{[2]98}

值得一提的是，阿富汗尼在接受奥斯曼当局阿卜杜·哈密德素丹邀请加盟奥斯曼当局筹划建立伊斯兰联盟时，曾经对阿卜杜·哈密德素丹提出过改革政权结构的要求，并以此作为他支持奥斯曼当局的条件，这些要求具体为：加倍努力以遏制殖民主义的入侵；立宪改革；从国家领导机构中清除奸细与落后分子；国家和土耳其民众实行阿拉伯化；国家实行非中央集权，进一步拓展各地区的自治渠道；鉴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引领地位和埃及地区的特殊性，给予埃及以更大的自主权。为了利用阿富汗尼，阿卜杜·哈密德并没有直接拒绝他，但从阿富汗尼最后的结局来推断，阿卜杜·哈密德对他的这些要求并没有应允。上述思想形成了阿富汗尼政治思想的基本框架，并勾勒出阿富汗尼心目中理想国家的概况：在没有外来势力干涉的环境下，实行政治体制的改革，通过立宪、建立议会、协商等西方现代国家管理体制对国家实施有效管理；清除腐败、克服落后观念；确立埃及在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位，并建立以阿拉伯民族为主体的国家政权，在承认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各地区可以享有充分的自治权。阿富汗尼在世时没有看到他的“理想国家”的出现。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一相对超前的政治思想对中东地区，尤其是埃及的现代化进程影响巨大。

四、结语

伊斯兰近代史上被冠以赛莱菲耶的运动或思潮有两个，一个是阿卜杜·瓦哈卜的赛莱菲耶，另一个就是阿富汗尼的赛莱菲耶。^[5]两者虽然都是宗教改革运动或思潮，都呼吁“回归《古兰经》”、“回归伊斯兰教的原始教义”，却在各方面有很大不同：从阿卜杜·瓦哈卜的言论和瓦哈比运动的走向，可明显看出，他所倡导的回归，更加注重形式，即回归古人时代的社会，以那一时期的社会形态为参照模式，重建穆斯林社会——包括制度、法律体系等；而阿富汗尼倡导的回归，则不在乎形式，而是主张从纯洁的宗教本源中获取灵感，使之成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社会的重建就是在这原动力的指导下完成的。鉴此，可以认为，前者的回归是“形式回归”，后者是“精神回归”。这也是后者的赛莱菲耶被称为“理性主义赛莱菲耶”的原因所在。

作为“理性主义赛莱菲耶”的代表，阿富汗尼并不视伊斯兰教仅仅为宗教，而是认为，伊斯兰教除了是宗教以外，还是一种文明现象，其知识体系是不断更新和发展的。因此，除了宗教基本教义、核心理念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不容许被“再创意”以外，其他的知识则是动态和发展着的，这是阿富汗尼反对“创制之门关闭说”的理论基础。作为一位宗教学者，阿富汗尼能以如此科学的态度对待宗教问题，确实难能可贵，他的这些宗教思想至今仍给人以启迪。

当然，面对西方殖民入侵，阿富汗尼构建“伊斯兰联盟”以强健伊斯兰民族肌体的呼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或许值得称赞，但在不考虑历史条件的情况下，一味鼓吹泛伊斯兰主义，则会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和地区挑起民族冲突，制造民族矛盾，一旦被别有用心者利用则将直接危害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鉴此，笔者认为，对类似哲马鲁丁·阿富汗尼这样的伊斯兰教历史名人，不能苛求完美，对他们的思想、观点的评判更应在不脱离历史的前提下予以辩证的考量，从而达到扬其积极和进步成分、摒弃消极和落后之目的。

[参考文献]

- [1] 金宜久. 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6.
- [2] 穆罕默德·希比. 现代伊斯兰思想和西方殖民主义(阿拉伯语)[M]. 开罗: 埃及瓦哈拜图书馆, 1985.
- [3] 赛义德·尤素福. 哲马鲁丁·阿富汗尼——全面的革命(阿拉伯语)[M]. 开罗: 埃及书籍出版总机构, 1999.
- [4] 穆罕默德·阿迈拉. 伊斯兰思潮(阿拉伯语)[M]. 开罗: 东方出版社, 1997.
- [5] 阿卜杜·穆特阿勒·萨伊迪. 伊历一世纪至十四世纪伊斯兰教改革家(阿拉伯语)[M]. 开罗: 文学书社, 1996.

On Rationalism Salafiyyah of Jamal al-Din al-Afghani

CAI Weiliang

Abstract Jamal al-Din al-Afghani has a distinguished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Islamic thought, and he advocated to return to “the Holy Quran” and combat the theory of “door of al-Ijtihad closed”. This reflects his rationalistic religion. Afghani strived to appeal to build the “Islamic Union”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body of Islamic nation and fight against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olonialism. He was later described as the first warrior against Western colonial invasion in the Islamic world. Both his rationalism Salafiyyah thinking and his active claim for political improvement have profound impact on the Islamic world.

Key Words Jamal al-Din al-Afghani; Rationalism; al-Salafiyyah; Religion Reform; Islamic Alliances

(责任编辑: 杨 阳)